# 虞初新志

# 虞初新志卷之十八

新安張潮山來氏輯

## 聖師錄

王言慎旃

予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酋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爲朝廷施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輸衙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爲祿山作舞昭宗之猴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鷴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猴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鴿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雌汾水之傷有

雁丘臨城之湖有烈鴦是物知有夫婦也横
空之鶴代鶻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
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
之燕殉王女孫中含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
究陳州之鴇件老鵲洲之騾逸歸是物知忠
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
拾猗哭之身祼猕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
以魚傷鬐鱗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
仁義也翁媼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
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
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斧牛悲鳴而訴王
孫之誣殺夾道蚺蚺吊首而訴商僕之戕生
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
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
一帙爲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
病不果予小子刪閱往籍稿取其義而識之
博物君子得無
責其不備耶

白鷴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

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殁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購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

顧徵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縶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

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為烟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

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蝎其雄驚墜貓食之雌啁啁悲鳴哺雛成翼而去

明年雌獨來人覩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鷇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羣燕來助力者

##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

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欸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巳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邁菴自記白演遊回有伎粲瘵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鸛

高郵有鸛雙棲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鸛而競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鸛碑

衛衙梓巢鸛父死于努頂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自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鸛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鸛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鸛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鸛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鸛巢焉雌鸛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鸛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鵞也雄鸛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啄之雌者亦鳴不已旣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鸛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啄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樹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

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閘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鷙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

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鴿

江浙平章巙巙家養二鴿其雄斃于貍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鬭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弔之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毋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瘞之後人呼爲孝鵝塚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迴郡人饋以鵝頸

爲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耶。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已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秖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有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雛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紿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卬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

斂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馴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桂欲將象解京象[illegible]首頫伏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著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

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簒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擲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媼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媼死翁葬之

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揶揄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

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窯排殺于其中與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往公呵導聲遽至猴即齧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窯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憐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巳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

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擒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奮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鎭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憇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刑。刃銜至車滿內。以

跡蹈沒泥中房兒遍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爇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闇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

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値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

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羝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人慶家。遞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毎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縱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趂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嗅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

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
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收迴廣冏甒飼以
粱肉其一獨塡茹咽吠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
食食已則復至齊竊與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
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癩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
乃命僕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
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巂
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劾後齊卒犬日夜嗥

吠。越月。將有事于丘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久。犬獨來。足踏土城。拘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因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强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

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將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憸迫乃上牀于言首嘷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爇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

食常先聚羣犬以飬之後歲餘叟病寒臥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就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彷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留一布囊幷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

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餒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挽之不郑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到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斃于正寢，犬繞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

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勲鳴躍不已勲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勲爲營葬鄉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伏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賣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

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遂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

天順中處之嘉定姚生素心險與曾構怨于母弟陸來陸尤獵長乘馬自本鄉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訶馬曰吾夫屍

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所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齕之其妻訴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躑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

鱗甲然翅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蹢躅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蹢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逋于人騾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于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門擊其事感之作義騾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其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刲宰及廻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卧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

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閶門餔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為餔中所豢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綫帨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鱉

宋衛慶中。家得一大鱉。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作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鱉被泥登婢胸水之。遂愈。

黃德璞家人烹鱉。將箬笠覆其釜。揭見鱉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憫之。潛放河澗間後因患熱將殞。德璞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將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鱉在上。間三攻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簖沈歎其義遂命折簖終身不復食蟹

##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躁皆昂首若有訴興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舉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迴甦復活曰我商也

道見二人石兩筐適市皆蝌蚪也。苞傷之。將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過鷙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菴相公一清令

家作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川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來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滋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 海天行記

吳江　鈕琇玉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

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霽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鰲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趨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脅船主爲離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詣劇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迴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

垂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莊嚴。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鬚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嵌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漸潔。若將貢物排擠。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從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延。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排

上岸。崑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翮未生。九閽難叩。幸遘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舁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賚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

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靺鞨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大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

恭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遨泛銀潢。豈非盛事。逖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賫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逖祖衣之。登岸陳設。庭之所展。皆鋪金地。間以瑤石。砌成異彩。仰視瓊闕璚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其賫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逖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烏冠獄吏者二人。為接貢官。察收貢物。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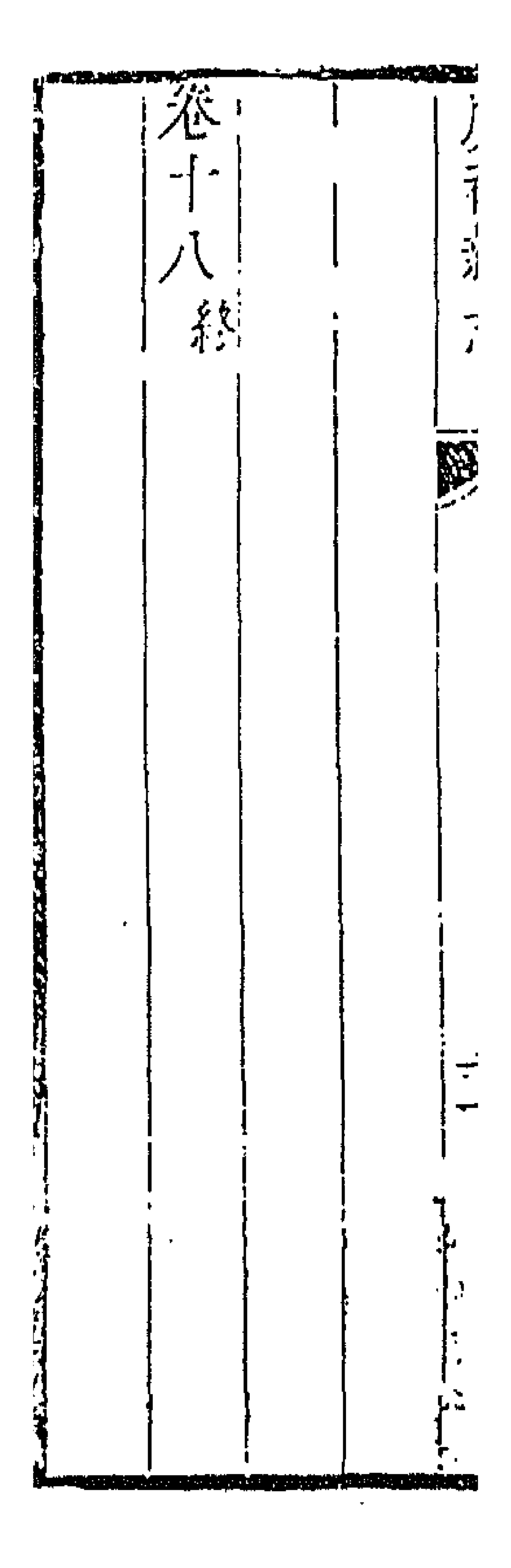
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王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糧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舘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衆倶在池岸令一見則三十八人倶化為魚唯首不變述祖大慟前坂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為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

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悉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粤儕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

○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

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眞不可曉。



卷十八終

# 虞初新志卷之十九

新安張潮山來氏輯

##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弘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巴必鸞城　銅人巨像

尖形高臺　茅索祿王塋墓

供月祠廟　木星人形

法羅海島高臺　公樂場附　游船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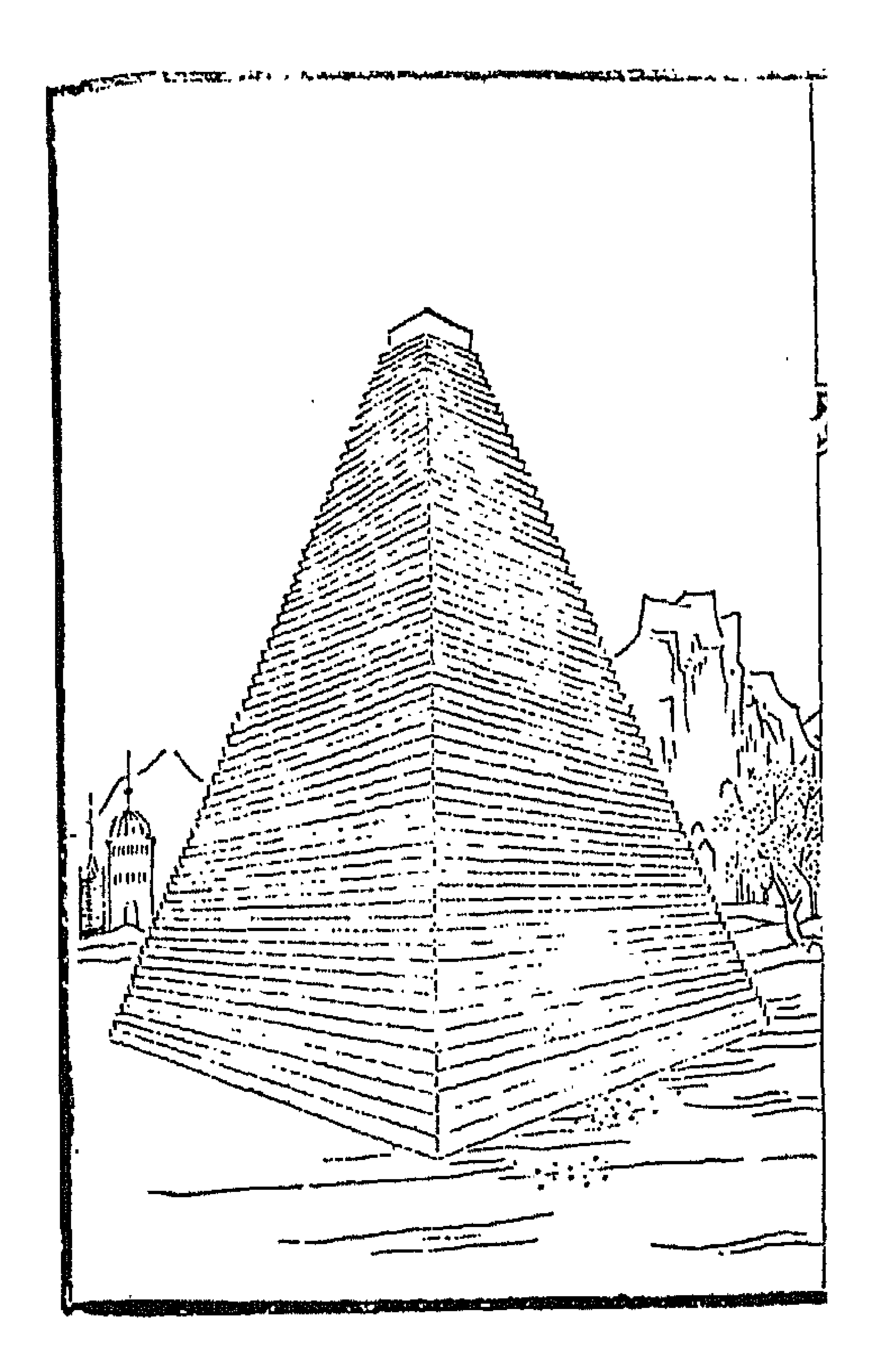
一亞細亞洲巴必鸞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濶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囿。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溺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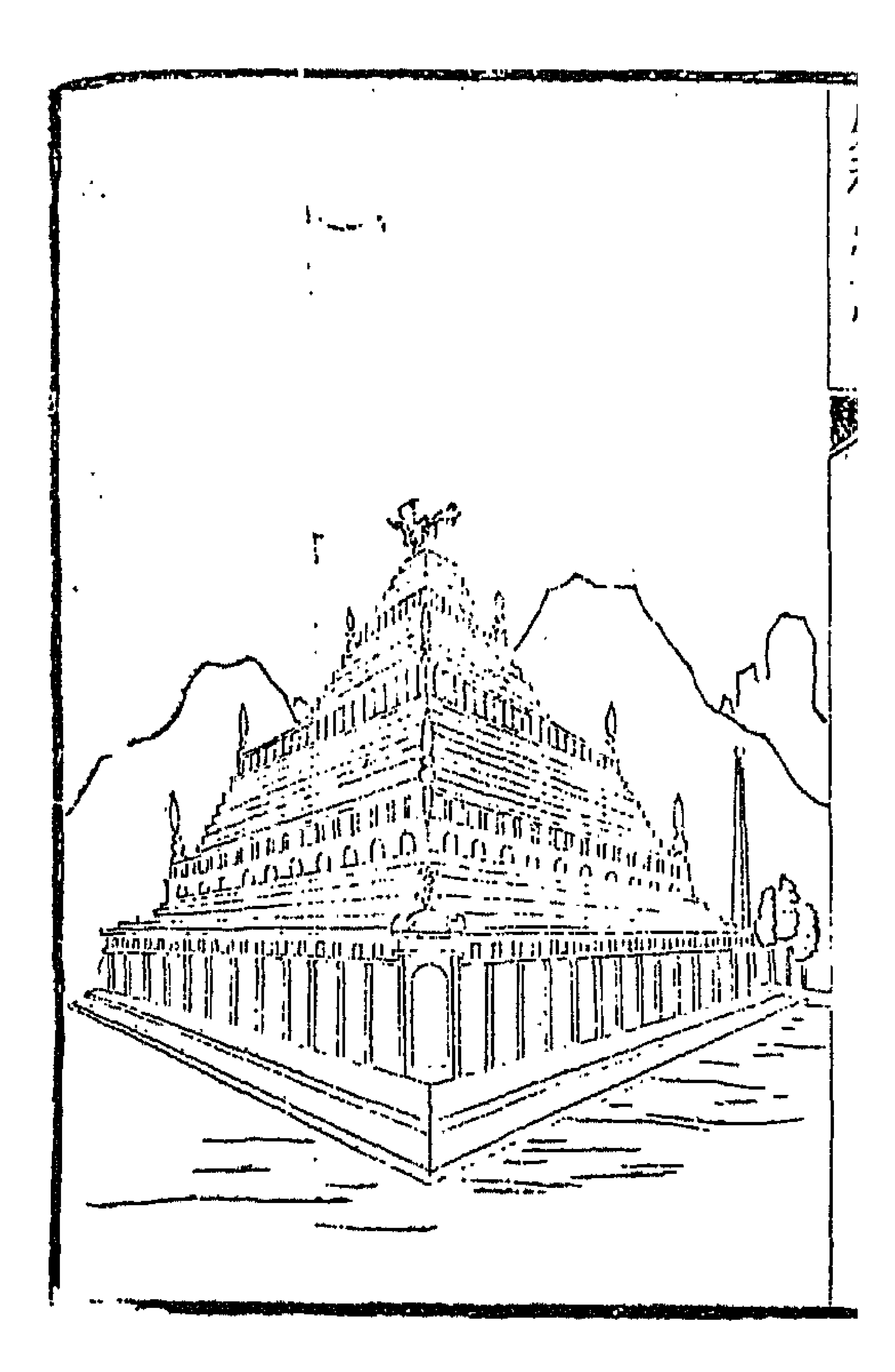
一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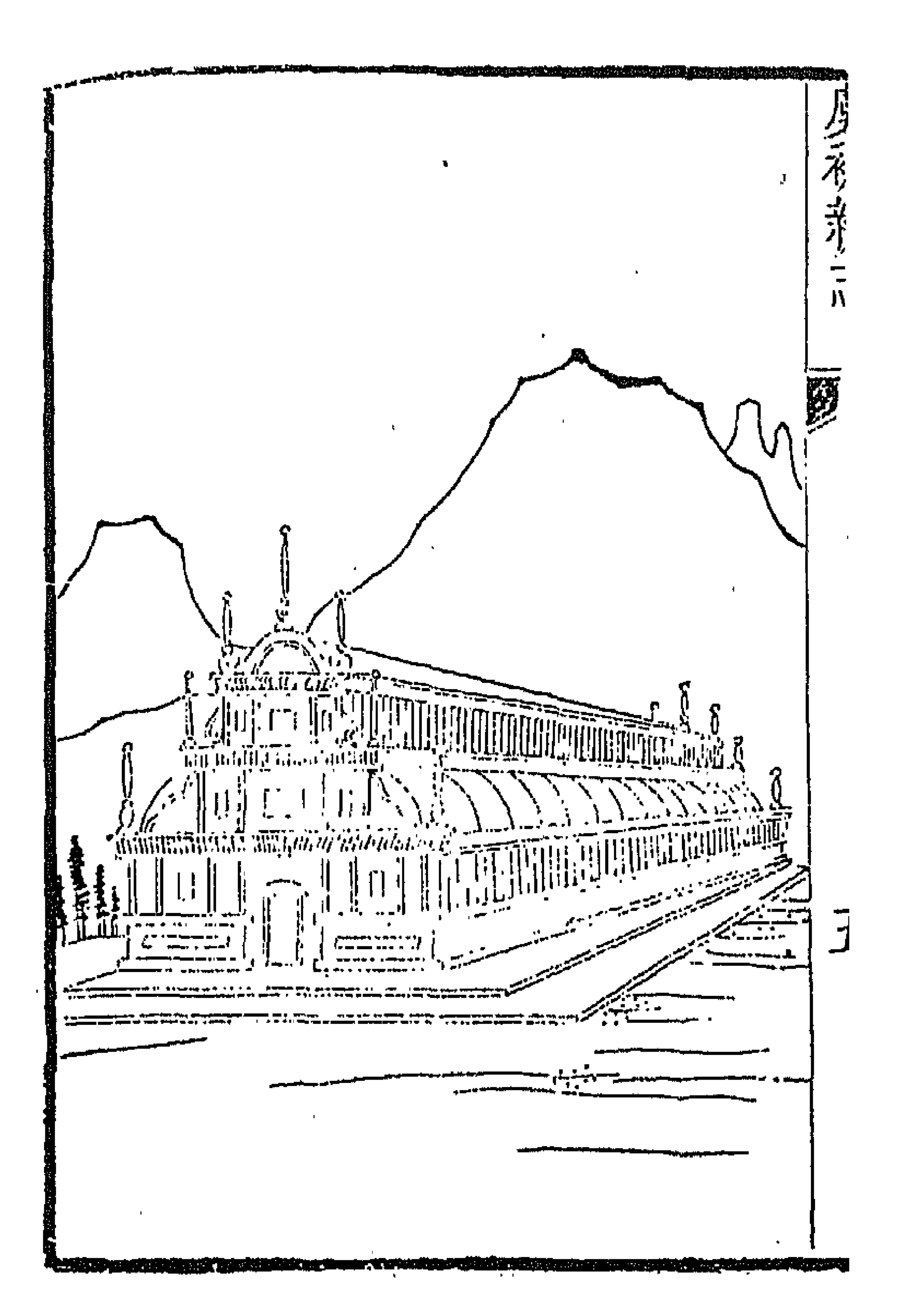
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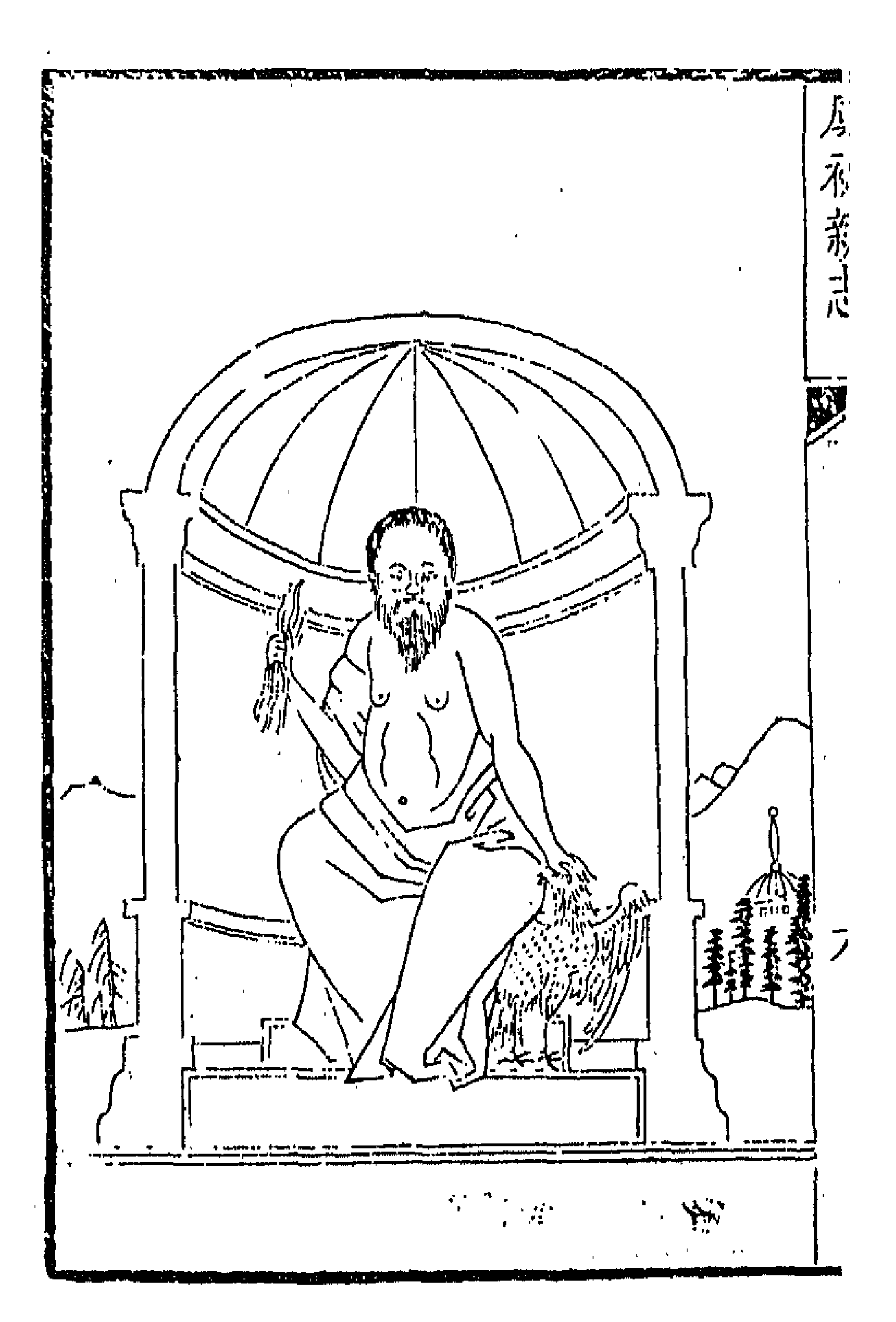
西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祿王墳墓

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墳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共計與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此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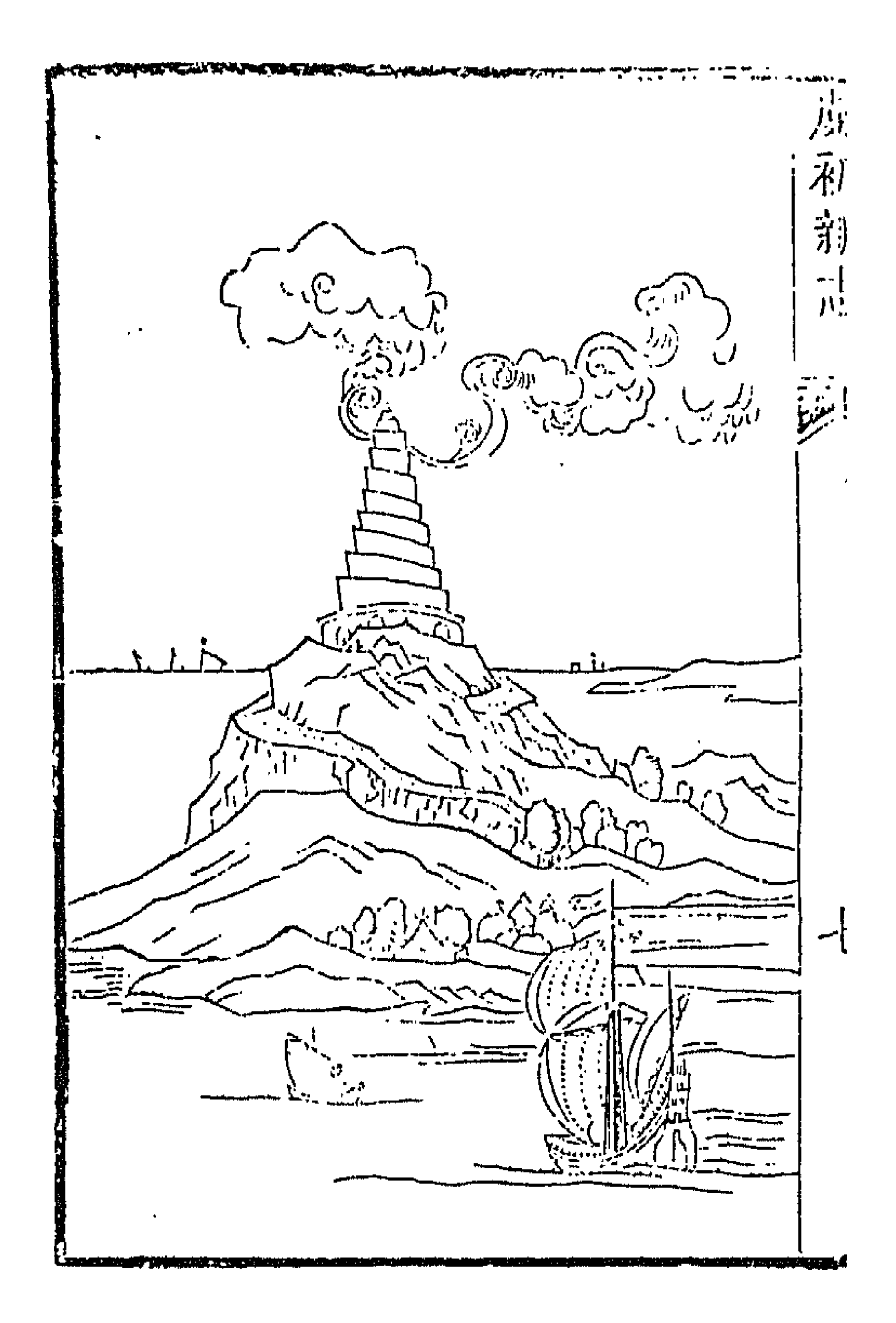
五亞細亞洲厄弗俗府供月神廟

弘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琢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濶。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纍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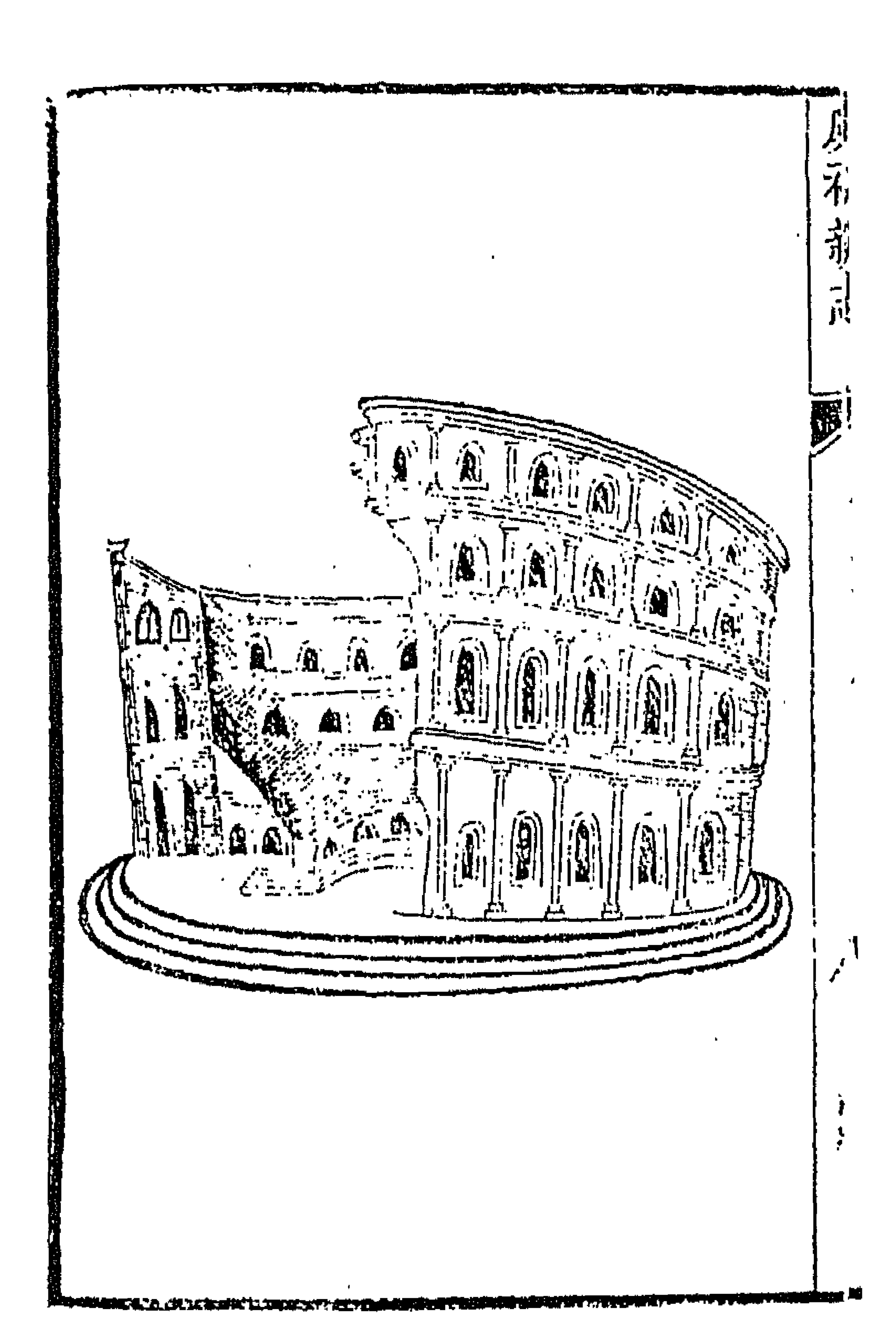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弘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評工師曰。設此弘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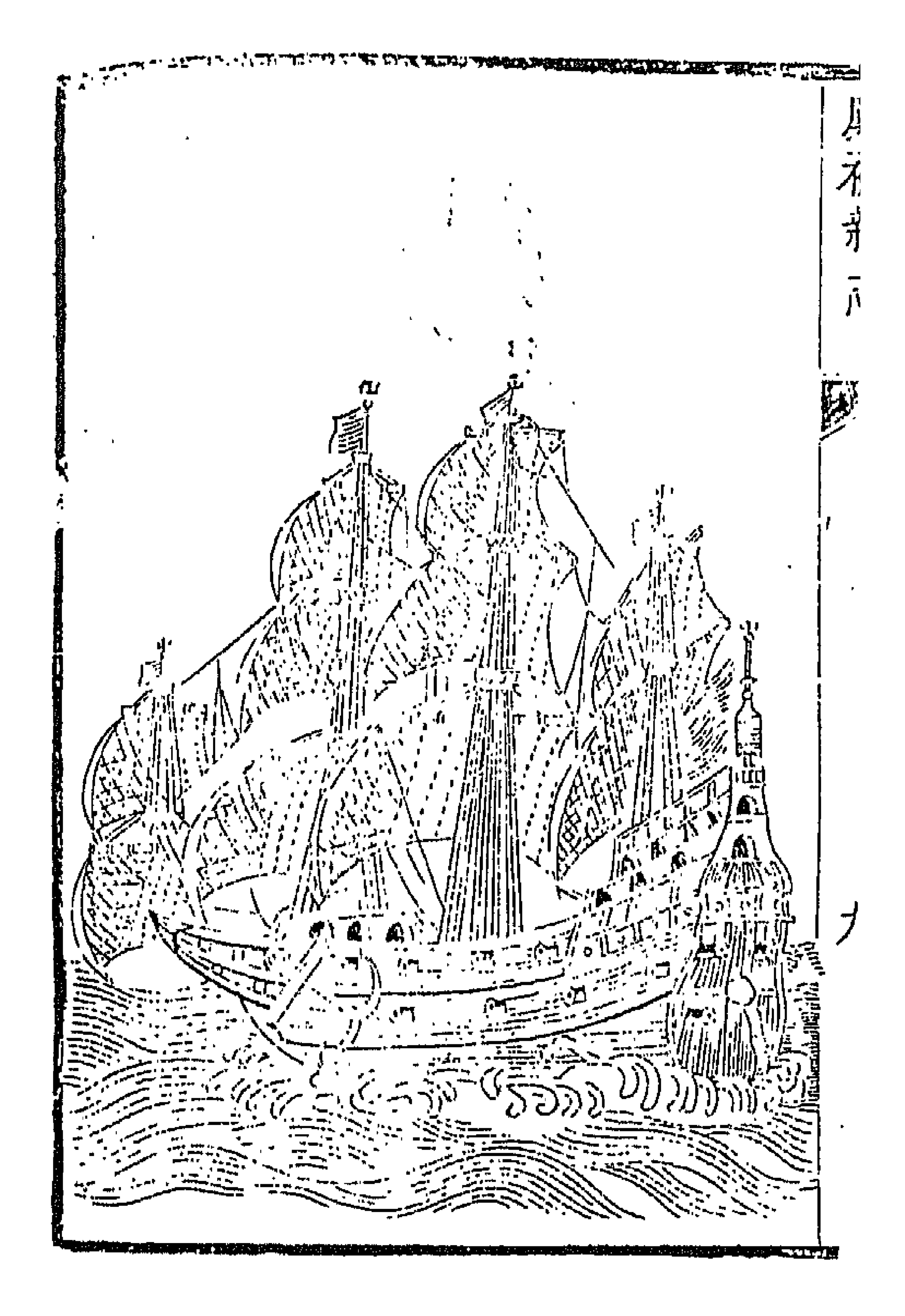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艤泊。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理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埏。體勢橢圓。周圍樓房共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相鬬。觀者坐。團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舶。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

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游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客。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濶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

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汀人之命。俱係共趨程。但候風色。不遴擇日時。亦未嘗有大災。若多船同走。大

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照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辨方。審方之法。今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絶，然吾儒正以中庸為佳，無事矜奇鬭巧也。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衿蒙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霹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汙穢汙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値卬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

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浼我之度豈效臯陶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豬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擊蓬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豬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豬得來非其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豬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豬之船現在邵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

貴物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鱔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鱔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抛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

處而地有鱓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求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鱓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撿其葬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口稱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圮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廟貌華煥

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已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游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殁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將壞亦以是刻易題視其建造之姓名鄉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游志又緒吳鄭廢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惟飈相繼登進士令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寘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忝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爲首而朱次之豈

謂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米餅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賺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値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為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妻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樂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舉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詣樂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

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援其誥葡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襆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中。既得金。立契。復潸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掀頭婢。持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

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所著奕譜
异宦詭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即不謬甫對着。
右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淡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
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
植數月。作譜登薦。好奕輒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猾耳。不然。寶子
爲僕。豈不想而而遽成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閻書多出於新安為他郡所不及如江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眞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人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塑書也何難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

來以碎布蘸墨書於碣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欵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晉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匾而容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

曰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眞足發一笑也。

## 燕俠

鈕琇玉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凉庭間忽見廟殿靑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獰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予消之民不至被其荼毒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

月餘事畢矣。語後人脫息。燈寂無所見。

張山來曰。公侯將相中。儘有沒字碑在。想未入村廟中讀書耳。然皋夔稷契所讀何書。即不識字。未爲不可。但徒爲鄉父輩地耳。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慨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

並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愕矣努覰濂適自外來起而目我别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龍鍾之度音欬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鄉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倫第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邸

鈕琇　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揖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扉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纚纚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轗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共搜示冥冊神

鄭燮曰君無題秋郎一片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斡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此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出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須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誦不輟書室外院地通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

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强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揖遜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有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柳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

語如成人但與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豫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豫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如人

寶四者沈丘倪府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適娩期夢黑丈夫頎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汝門之喃產一龍蜿蜒踰尺鱗

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亂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夭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何以錫那亦能哭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狐　　　　鈕琇玉樵

崇禎末蒲城人屈叟者爲縣隷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明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裓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叟躡蹤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叟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覊叟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

御史巡按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舉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張山來曰。碩曼得珠。返以自斃。想亦書生啓御史之衷耳。

吳觚　　鈕琇玉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邀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冱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度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語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

果大獲。既畢。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郃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儇麗善歌。令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軸。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illegible][illegible]

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項之青衣嫗出曰先生休矣某民遂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攜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巹有期癸生惆悵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溯雌雄渾

不辨但隨風私取春弓貫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藕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幮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髯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疆訝其多髯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枚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

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玩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嘉魚過饗而斃夫人惋悒累月至為輟饍宗伯特以沉香斵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張山來曰此猫享用太過但不識工于捕鼠否

卷十九終

# 虞初新志卷之二十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江　价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巢每夯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䩄而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吻吻鬼聲自忍不敢爲聲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供頭惡刹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棠爲

蛛絲所罥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為鬼而畏者即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頎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倫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滌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為牧豬奴戲凡識集詡為豪舉概得大采又嘗與狹斜遊夠遇名姝無幺介入纏頭者或反以橐金佽助嘗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亾賴非大雅所樂閒正當一嘗悉趣仰解縱耳一意救

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刖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猶悅悲怛。淚簌簌雨下。余則鄙落晏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日呼大行。合音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而目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豈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殒。蒙莊鼓

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識爲歌詩亦皆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藝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頗老不遇卒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顧言結契莫非俊人舉爾相遭便如夙昔脫巾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仰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

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賓臣大埔令游文若化州州守曹孟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非蘐宰嶧者死輩誤。嶧縣令吳丕能帥河北者死頗速。河北左懋第擊沈元犖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張正迎為盜劫殺仕兖仕莒仕汾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兖州通判項譯友武康令吳定遠中通令米脈南以進士為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擯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詳。猶得傲游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為。三。傲。游。沐。邑。此。非。天。縱。之。耆。民。

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為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闢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貸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為亂兵所掠。僅存零帙。稿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竊賊胠篋殆盡。於三四年中。衎湯櫽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包隸入我室。粉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他

螺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

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

上帥縱兵劫民、合口呼縛、備極者被我鬪而入、勒掠

靡遺。余幾被縶、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

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

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

至荆州謁賀惠緒、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

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趙

化峯、飲於張鹽奄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

上舒然據鞍而行。問從人讙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凹絕巘。一白額虎坐澗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若有炎神。能無印可乎。

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救。持鹿酒共酌。興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辨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眚。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咎目憞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謂於目而耳倍聰。嬰嬰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戕目眶大而睛露。有識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

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姣美而筋骨瀸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勞。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齒齕剛物。未六十而齲然落其二。將提舌鋒以言詞抵忤人。人以不堪例將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衰。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為衰態亦可知也。余在蓉江。愛其人術能鍊骨為鐵。聽力士佗如虎者張

卒業之余背無恙至十數年而彼余共世不能無矣游日者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背與余無二名不武林蔓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機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觴畔謔懽飲畢悉以餘饌賜之後客仗劍從鄭成功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除為營救乃白同一背術耳客以變而俠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屠書生也可晒也庚子擢得白髮為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麂仙翁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

也五百年而柴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媄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檢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鶱霄堮之外目遊陰燧耳聽怒濤始而驚旣而爽終而安焉後此藉騎並川余馬必先鶩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忘寐于焉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

自然貴拋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碗常食不能啖大餚客之饕者嘗並余餐碗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薤鮮葱有同嗜焉歸而仍具飯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闘酒室垂首盎而吸取浮醴遂至沈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罌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搴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嚏汪天亮之目主人惋惘亦取憎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

懷慶之高夢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酒乃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逮卯傾二罌無賸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芋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偏受風色忘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嘔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鄰之旅舍從李御史行旅擬坐無憀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側列肆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遂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觴狂呼不已遂變及他席

天衆羅佚余玉山頹矣彼此遊矣來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鄉舍華起而掖余界之野廟神幔之前迎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鐺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傾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楚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皆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其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饕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

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尤庵。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庵到之芰。姬文之昌歜。近日俗尚食烟。余毎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視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皆刎之醋。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貴。不輕爲庫瀧。卽至襪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

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卧者止於半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度板之勞不耐卑庳下濕又愛魁然淨几其牕四闢晨起披襟爽受風日

如入闇室幽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咯爾忘歸余何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滌瘕體氣樂暢卽冱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頗固不嬰重疴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餌之以至清之酒醬之以至快之昔辛巳年月戕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口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病者適有倘余作醸呼至牀頭則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荊軻傳連飲連讀擊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雖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

賀靜子職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即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溪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即燕趙歌姬尤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即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

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兆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嬿變友人俱謂其假席間每引為笑資李際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喫牛截淫一妖嫗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嗇精為主世之愚偷縱情

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僞蟲之末。蛤蚧僞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藉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賊其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涉獵諸務。盥漱汎埽。不以煩厮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薅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俳優。或時與童稚相嬉。擲弄鞦韆以娛。故年雖近耄。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趫。容色亦不

菉。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濱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桃余東不得遠行。在家開極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對奕者即終日。老友相值。即併杖頭以蘇緇流之上者。樂其余談。余亦樂坐榻檀之室。兩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背並不至以唐突取厭。貽邪水桂姬。有休將豈大欺紅裙。但得情癡想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為疏解。稍小則率遊衣裾。分菓果與之。各從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

老人計赦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為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森。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若二兒讀書緜園。後為賈大中丞名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邢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嶼山草堂。商榷今古文。為洛陽太守朱燦燃邀闕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繹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為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八郡。歷收河嶽之英。他則以鈎

陽清署為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欵曬如戚屬水
行則被物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
者試走否與馬而徙恣其流覽余之所為通余之所
為介也余雅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晉
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
悉為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為噓吸海內名公
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學院傳
人乃以介人為將師亦可與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
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

廣陵散裘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笛高漸離擊筑禰衡撾漁陽鼓君揚出而斂衽斂袖為之提撥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為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射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時頗耽戲術射覆藏鉤與夫項刻花逡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名請乩仙尤

極盛譽。卽非眞仙。當亦才鬼。己卯應試失利。情懷悼悵。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應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避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卜。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拖骰盆置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恙。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

成順爸病亦旋瘳肯寄奴曷予求虛明皇叱予成咒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樗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沐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戕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戕兩戈以求金謂之錢戕兩戈以求貝謂之賤戕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尚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眞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

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異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狀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悵悵乎無所歸適過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為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腳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啞啞學語舌本鄉強少焉漸覺

柔剛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恭見肉褰衣檢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客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徐以郎時就道余於字學旣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辨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恭俗故一以冲舉歆之一以輪廻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

然其標旨淸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憒人之闇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眞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竪拂拈槌。將使上淸羽客。繼守丹鑪。大善知識。都向籬門外聽聽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粱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

術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弄巧多有女巫名人先處與人敘語。余幼隨家人往。聚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自言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閻窩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獄。見有所爲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竟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邀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嗜焉者。暮春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娘娘誦書

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群鴉聲。惡驕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罵聲。惡男子吵鬧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粧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熱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粧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偪仄。動與世愁。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詞。以廣之

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問營葅之方。不諳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篋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以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嘗謀得宗人賕。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産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遂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疏。自童齔已然矣。頃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自縑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淸寒。吾輩人余曾坐皐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

亦會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鄰。所得當道之贈。悉置三代尊彝。鼎爵各斗。藥負抵舍。家人意其背匣。啓視之。猶然皆邨土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即屋失。假使余發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擬不擬也。向有三畏。畏盜與猘犬。畏笑而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蜮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

之余曰事將進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譏余曰子才之
不振以至於斯今猶北放宕其辭以自娛乎余曰馬
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
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黥
首刖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予烏足以
知之哉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遘此刑
獄余曰盜跖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
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痡百
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羑里司馬魋

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說。則是盜跖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侔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而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

令螺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旅寓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攜手吟唱。狂呼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霽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儁者奉余為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嗟。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晉腐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

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羣倫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已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齋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韭行以交說為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已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參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用其書譙周之得文立絲衍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已吾鄉之文久沒蝕務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倡之並葦崧陵分題漢上他

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已上洋妓王翩仙姿才無雙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香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談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已有操偽獄官人倚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舉的若輩方欲剸我以刃而背稱為大家呼為才士此亦一知已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塚已崩隨後出觀首顱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

州史太守張良洞旁黃石塚聶政墓側姊嫈墳大抵荒唐爲土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即鳩工往葺余親爲舉土而封川故碑而重勒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嘗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牀石繩人或譏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裘紅褶心爲竊駭御史旣加禮退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獻

燕又浙總分位以是加滕哆曰横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慍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倜儻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來幾巡方使者會稍至御史謂余因彭司李抨彈章矣欲跡㯶㯶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懇請乃删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

令燕又知也。余方壺卯。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鑾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跡詞途。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遺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踰傑耶。今後但爲滌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瀾之文。但爲嵌面滑口之文。不復爲犖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籬傍闘之文。不復爲開珊嬖嬋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眺之文。不復爲丈夫桀戟森聳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

及余搦筆匪心獨詣其爲所奇如故也又夢赤衣人怒訶曰遊吾教令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念陶日與麴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遊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旦暮掇焉者甲午間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指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闇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說過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時恨恨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

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
劉啓謝曰。价夙遭屯難。沉痼背城。雕蟲瑣事。不足名
家。寶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
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潦泥餘年。頓忘丘首。孝然儻
河洛。仲蔚汲遂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
刑部侍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爲侍從親臣。
出督蕪關稅。迎余蕪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
池之上。構一新亭。鐫 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
夕嘯對。題曰倣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

復命曰擬以余才綴類左右余懸止之曰草澤爽朗久甘槃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 常庶公爲黠然退語蔡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遊余之古今文洵非近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爲奇遇夔屈鼠拱蹶溺以受者而余亟麾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翁之求俐乎飄之敗葉也審矣向樂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翰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

史察荒兩河。時駐節瑯琊。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因篝命從者焠燈釃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幾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若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為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豪善飲。嘗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趁淡余吟。紅飲。酬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跽而乞降。余

縱之雅自吟自飲坐客各來杯稱賀可爲大快若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嫪有青樓何媛以詩呈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讀心惻呼其嫗詰責所値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若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即以繆侍讀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賀繆。皆應曰諾。一客曰余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小童錄之計所爲詩覓得免罰酒三

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觶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强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揚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蟲詩曰。三年辛苦遂蹉跎。七義光狀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聞之。莫其描情繪意。

有若爲生。無不傾解。己酉。余上著僧伽令鄰嘗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佗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亟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耍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問少司農櫟園先生被逮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贓證。將臬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例逮問。與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

征人。

亦遐之日。特諭放余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萊

南歸道經雲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

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

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書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

諸公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欹。主人

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

爭看寶物。惟恐其盡。誰肯撒而去之。竟閱達旦不倦。

賓讌可為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欽崎與人。與

余訪金石交叔得子嗣斷制於內不容置喙擬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為旦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即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消日為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為中書段玉美一為給諫薛衛公一為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為大總戎魯璧山一為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為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為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

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文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罌陳列堦前諸同事並盃分貺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攤思余伸紙搦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聲朗咢鏗戛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擲筆長嘘自壞巳作余進揖謝嘏督軍校四人舁酒於前余揮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嘗見俗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

非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當又絶少也有譏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微辭崔寔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懲言以攄志揚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遊懷也客曰子奚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爲犂牛斥宰予爲朽木覩仲由

之好勇取暴虎以示矧開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況爲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譚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朋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月八卷儕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戢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

百世聽之。卻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此瞽說。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介制杜東會通繙紛因寄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 總跋

予輯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閱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歲偶墮阬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貰之猶時時相嘬齧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愬之惟暫學羼提波羅蜜俟之身後而已于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

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䒭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于鉛槧也夫窮愁之際尚欲藉書而釋况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几淨窗明焚香静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憫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